

# 特别 运送

李清川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特别输送

李清川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别输送/李清川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331-2

I. ①特…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9050 号

责任编辑 曹 杨 江 蕾  
特约编辑 李雪冰 张颖洁  
封面装帧 介太书衣

**特别输送**

李清川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 插页 4 字数 304,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31-2/I·1113

定价 32.00 元

## 第一章

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七月十二,海军江防舰队为溥仪登基周年操典的“观舰式”进行了第二次编队演练。以涂装一新的济民号炮艇为先导,十多艘舰只和炮艇悬舰旗,鸣礼炮,溯江而进,列队从被选定为“御召舰”的定边号前驶过,再折返到下江重新集结。水面的这出热闹有条不紊,岸上的警戒配合却有些懈怠。天刚落黑,不待编队演习结束,城里的戒严就宣告解除了,那些为了确保巡幸万全而派在重要地段担任警戒的日本宪兵和满洲警察,还有设在二三线区域的流动哨,一下子都撤了个精光。

夜幕落下了,街巷被黑幕笼罩,只有几盏稀疏的路灯透出朦胧的团影。城北最先掉下雨丝,那蒙蒙的细雨无声地飘洒着,更给这不安的城市增添了神秘的气氛。中元节已近,时局又不安稳,近来人们很少夜晚出门,习惯了夜生活的城市人早早把自己关在家里,躲避着灯红酒绿的诱惑和无主孤魂的袭扰。

这是一个不安的夜。当不远处的教堂响过几下钟声,被黑幕笼罩的街头突然掠过一个人影,只见他沿着黑黢黢的墙根潜行,只在路灯下才现出他的轮廓和敏捷身姿。在无声的潜行中,这个人似乎警觉到了什么,猛地停了下来,把身体隐藏在一栋楼房的门洞里,细心地观察着,黑暗中双目闪着幽光。

这是一条临江的小街,方石铺路,树木成行,街两旁多是花园洋房,还有几处临街的公寓楼、教堂和学校,混居着中国居民和外国侨民。当初中

东铁路修到哈尔滨时，这条街曾驻扎过一支俄国护路炮队，因此沿袭了这样一个街名——炮队街。这时，在炮队街和商市街的交汇口，那个隐身在楼门洞里的身影，确定在沙沙细雨之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后，将目光移向了十字路口对面的一座花园洋房。

这是一座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小洋楼，有着突起的红色圆形屋顶，拱顶门窗，廊柱支撑的阳台。小楼设计精巧，布局和谐，在丁香树丛的掩映下，显示出浓郁的异域风情。那个躲在暗处倾听和观察的人，意识到周围没有异常时，脸上流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这个人名叫金东盛，外号“金大胆”，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江湖人物。近来埠头区接连出了几起夜间入室盗窃的案子，被盗的对象，有外国领事、洋人大亨、中国商贾，被盗的东西，有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古玩字画，都是价格昂贵的硬头货，作案的就是这位金大胆。今晚，这个“夜游神”盯上了这座久无人居的小洋楼。金大胆心里清楚，他的几次得手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警察厅也发出了通缉令，天网恢恢，今晚的行动需格外小心。他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展现身手的机会了。

这位胆大心细、技艺过人的盗贼，并不知道今夜一直有人在跟踪他，此时正有一双眼睛在不远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人，就是警察厅刑事科警官冯白驹。经过几天的明察暗访，冯白驹已经锁定了嫌犯金大胆，今夜他一路跟踪过来，把自己裹在披风雨衣里，任风吹雨淋，与金大胆形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式，只等着金大胆动手，到时人赃俱获。

对于跟踪他的警官，一向自认精明的金大胆竟然毫无察觉，只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快步穿过马路，来到了花园洋房的墙外。他很快翻过铁栅栏，在丁香树丛中稍作停留，就出现在了小楼前。金大胆四周张望了一下，借用墙面凸凹的装饰砌砖，手脚并用，身姿灵活地爬上了二楼阳台，又悄无声息地撬开了阳台通往楼内的门，钻进了楼里。

躲在黑暗处的冯白驹松了一口气，他想该是收网的时候了，几天来的辛苦终于有了结果。他刚抬腿迈出一步，又很快收回了身子。这时从街头传来了嗒嗒的马蹄声，这马蹄敲击石头路面的响声，在细雨霏霏的街头

显得格外清脆。随着有节奏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一辆带篷的俄式马车缓缓驶来，停在了小楼庭院外的树影下。

身形高大的马车夫四下张望了片刻，放下手中的鞭子，从怀里掏出了烟斗和火柴，装上烟丝，划着火柴，点燃吸了一口。火柴的光亮映出了那张满是络腮胡子的脸膛。只见他抬头望了夜空一眼，伸出手在空中试着雨的大小，然后从座位底下抽出了一件雨衣披在身上。看那不慌不忙的劲儿，像是安下心来等着哪位在外过夜生活的乘客。

时间缓缓流逝，在烟斗光亮的闪灭中，马车夫突然察觉到马车的抖动，但没等他回过神来，一只大手已经拍在了他的肩膀上。马车夫一个激灵，猛地转过头来，只见裹着披风雨衣的冯白驹已经端坐在马车的客座上。马车夫反应极快地伸手想去抓缰绳，但还没等他哈下腰，硬邦邦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的后腰上。

“想跑？把金大胆一个人留在这里，对得起兄弟吗？”

“你是谁？”马车夫一愣，两只手缓缓地放到了膝盖上，身子也变得僵硬起来。

“别装糊涂。告诉我，金大胆进楼干什么去了？”

“这……先告诉我你是谁？”

“快回答我！说实话对你和金大胆都有好处。”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

“我让你说。”

“我说……你让我说什么？”

话一出口，马车夫就感觉到腰间那硬邦邦的枪口顶得更紧了，同时还听到了保险机头打开的轻微声响。

“别和我耍花招，我的枪很容易走火。”

“好，我说我说……深更半夜跑到这儿能干什么？无非是想捞点外快，发点横财。”

“金大胆得手后你怎么接应他？”

“他在二楼窗口用红布包着电棒的光打信号，我到阳台下面接东西。”

“东西送到什么地方？”冯白驹进一步追问，手枪逼得更紧了。

“……”

“前几次偷到的东西都放到哪去了？我给你和金大胆一个机会，说实话也许我会放你们一马。”

马车夫开始沉默，他的一只手悄悄伸向长靴处，那里正插着一把匕首。

一阵冷风吹过，雨丝变得急了，落到脸上多了几分寒意。

马车夫仰起了头，向天空看了一眼，胳膊肘突然发力，他拨开了顶在腰间的手枪，同时一把闪亮的匕首刺向了冯白驹的腹部。但那匕首的寒光只是一闪，马车夫的手腕就被紧紧握住，紧接着又被扭到了身后。马车夫立刻觉出了胳膊传来的钻心疼。

“放肆！胆子不小，你想陪着金大胆去死吗？”

“金大哥是条汉子，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这句话显然刺痛了冯白驹，握着马车夫手腕的那只手攥得更紧了。

“我是警察你是贼，你今天犯到我手里，还没有资格来教训我。”

“你是警察？日本人来东北明抢暗夺，你管得了吗？”

“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别在我面前充什么汉子。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去告诉金大胆，让他离开小楼从此金盆洗手，不要再干这鸡鸣狗盗的勾当，天亮前滚出哈尔滨，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又能怎么样？”

“送你们进宪兵队。”

“别拿日本人吓唬我，老子对付的就是日本人。”

冯白驹手一用力，马车夫立刻痛得脸上渗出了汗。

马车夫歪着头问：“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那位专和干我们这一行过不去的冯警尉。”

冯白驹说：“我挡了你们的财路，是你们的克星。”

“冯警尉果然厉害，今天落在你手里算我晦气。”

“废话少说，按我的话去办，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如今虽是日本人的天下，可将来却说不清楚，你那么卖力气，也不为自己留条后路。”

冯白驹扭过了车夫的脸，一字一句地说：“历来警匪水火不容，我当一天警察，就不会让你们祸害百姓。”

马车夫很不服气：“我们偷的都是当官的、有钱的，不拿白不拿。”

冯白驹说：“但这个世界不能无法无天。”

马车夫冷笑了一声，说：“冯警尉，你能说得清这天有多高，水有多深，法有多大？你也就是拿我们这些小毛贼出气，抖抖威风罢了。”

冯白驹没想到，一个马车夫，一个夜盗的小毛贼也敢抢白他，手上不由得加了几分力气。马车夫疼得叫了一声，喘起粗气来。

冯白驹说：“小子，别抱怨。我从没在自己的辖区内放过一个毛贼，你撞到了我的枪口上，只能怪你自己的运气不好。”

马车夫喘着粗气说：“好了，我服了，你是爷，你是爷行吧。”

两人在冰冷的细雨中对峙的当口，远处响起闷雷声，天边划过了闪电的光亮。但雷声和闪电过去，夜叉又沉寂了下来。就在这时，小楼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这叫声嘶哑而力竭，划破了刚刚沉寂下来的夜空，让人毛骨悚然。这意外的声音让马车上的两个人大吃一惊，不由得把目光同时投向了小楼。

冯白驹一分神，马车夫便开始挣扎，企图将手腕从冯白驹的大手里脱出。但冯白驹并没有给他机会，只听咔嚓一声，冰冷的手铐便箍紧了他的手腕，手铐的另一端随即被冯白驹牢牢锁在了马车夫座位的铁栏上。马车夫也不示弱，他狠踢了一脚马屁股，嘴里喊了一声“驾——”，马便飞快地奔了出去。险些被甩出的冯白驹稳了稳自己的身体，一边说：“小子，你跑不掉！我会找你算账的！”一边翻身从飞奔的马车上跳了下去。他就地打了一个滚，又迅速站起身，飞身翻过小院的后栅栏，几步穿过丁香树丛，来到了小楼下。

这时，飞奔的马车已经消失在了雨夜的街头。

跑到小楼前的冯白驹见楼门紧闭，也听不到楼里再发出任何声响，开



始用力敲门。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张男人的面孔。他看上去脸色阴沉，目光呆滞，由于驼背而显得身材矮小，看样子不过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看门人。这个矮小驼背的男人一见敲门的是警官，还有黑洞洞的枪口，立刻吓得面色如土，他双手抖动着，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冯白驹问：“发生了什么事，里面是谁在叫喊？”

老仆人一脸的惊愕，头摇得像拨浪鼓，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原来是个哑巴。他显然不明白这位警官的来意。冯白驹没有时间和这个一问三不应的看门人纠缠，他推开慢吞吞的看门人，径直走进小楼内的前厅，顺着楼梯向二楼奔去。

这时，街上的雨下得大了，雷声由远而近，不时有闪电透过窗口，瞬间照亮了楼内房间的轮廓。

冯白驹几步就跨上了二楼。站定后，他才感觉出自己身后跟着脚步声，回过头一看，慌慌张张的看门人竟一直跟在后边。他没想到这个驼背看门人能跟上他的脚步，为了防止意外，他示意驼背的看门人停下来，不要紧跟着自己。

二楼的厅堂里一片漆黑。冯白驹试探着移动脚步，没走多远脚底就踩到了一团软软的东西。冯白驹心里一惊，忙闪身到一边观察。现在他已经慢慢适应了楼内的黑暗，但仍看不清地上的东西是什么。他弯下腰去摸索，手还没触到那物件，背后就闪出了晃眼的亮光。他回过头去，看到驼背人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盏马灯，他刚刚点亮了它，正战战兢兢地呆望着自己。

冯白驹从驼背人手里接过了灯，再次嘱咐他站在原地不要动，才又开始了自己的搜查。他发现脚底下踩过的是一个很大的包袱，离包袱不远处有一双胶鞋，这意味着这里就是刚刚经历过突发事件的现场，他猜到这可能是金大胆遗留下来的东西，这让他不由又想起了在马车上听到的那声惨叫。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可怕的声音是出自金大胆还是别的什么人呢？

事关重大，情势危急，冯白驹不敢怠慢，他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握紧手枪，小心地巡视起这二楼的格局来。在他的记忆里这座小楼并不陌生，但闯进楼里还是第一次。开在中间的楼梯回转着通向三楼，两层楼中间有一扇通天的大窗，闪电划过时可以看出天窗镶着几何图案的彩色玻璃。眼前的厅堂并不大，陈设简单，兼做小客厅，楼梯对面就是那扇通往阳台的门，金大胆应该就是从那里钻进来的。那现在他人在哪呢？

厅堂的两侧对开了两扇木门，此时都紧掩着。冯白驹小心翼翼地向一侧的房门走去，他轻轻地拨开房门，闪身进去，举起马灯快速查看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他很快看出，这是一个女人住的房间，似乎是小楼主人女儿的闺房。房间里最醒目的是那个欧式风格的大梳妆台，梳妆台的上面放着一个漂亮的钢制蜡烛台和一只中国式的铜制香炉，烛台上点着蜡烛，精制的铜香炉里孤零零地插着一支燃过半支的香，空气中飘有淡淡的香气。此时房间里很安静，静得让人几乎能听得到摇曳的蜡烛和缭绕的香所发出的细微声音。

冯白驹又把目光移到了墙上。墙上挂着一帧大幅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少女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正与冯白驹对视着，在忽明忽暗的光影中，少女的目光中流露出淡淡的哀怨，像是要倾诉什么，给人呼之欲出的感觉。这位少女应该就是这间闺房的主人了。学生时代，冯白驹不止一次看到过这个漂亮的女孩出入这座小楼，他对这个女孩有很深的印象，但在这里见到照片，他还是有些惊讶，惊讶于她的美丽，也惊讶一个人命运的突兀变化。

借着马灯的光亮，冯白驹走到了梳妆台前，梳妆台上那镶着金边装饰的椭圆镜子依旧明亮照人，没有蒙上一点灰尘。他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看到了一张由于紧张而表情僵硬的脸。他努力调整着脸上的表情，心里暗自嘲笑自己，一个受过专业训练并经过多年历练的刑事警察，怎么会被吓成这副样子。镜子里的自己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但接下来的发现更

让他惊愕。当他的目光离开镜子，慢慢移到梳妆台台面上时，竟发现那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的台面上放了一把牛角梳和一缕长长的秀发，似乎这闺房的主人刚刚离去，留下来的是那淡淡的温馨和冥冥的神秘。

冯白驹知道，这座小楼的主人早已离去，女儿病逝，留下的老仆人只是看门护院而已。那又是谁会在半夜里点上蜡烛？何人能在梳妆台上留下秀发呢？

冯白驹退出了充满玄机的闺房，穿过厅堂向对面的房间走去，满腹的疑惑让他更加警觉。推门时，冯白驹明显感到了门后有一股异常强大的阻力。就在他侧身撞进房间的那一瞬间，房间里临街的窗户被突然打开，一股穿堂风挟着水气迎面扑来，落地窗帘随之飞舞起来，紧接着便是一声巨响，又传来了玻璃震碎的哗啦啦的声响。

冯白驹手里的马灯不知被什么撞掉在地上，火光熄灭了。

正在冯白驹有些错愕之际，窗外闪过了一道电光，传来滚滚的响雷，他看到飞舞的窗帘后边隐隐约约有一个人影。

冯白驹首先想到的是金大胆。镇定下来的他举起手枪，对着被穿堂风拂动的窗帘喝道：“什么人？是金大胆吗？快出来！”

对方毫无反应。冯白驹不由地提高了声音：“把手举起来！老老实实地走过来！”

对方仍然不动。冯白驹没有丝毫停顿，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他甩开窗帘，用枪顶住了黑暗中的人影，那人被他一撞，晃动了一下，竟扑地一声倒在了他的身上。一瞬间，他看到了一张僵死的脸！

抱住僵尸的冯白驹在又一道闪电中，看清了死者的表情。他瞪着双眼，半张着嘴，像是在呼喊什么，脸上的肌肉抽搐得变了形。这个人早已没有了心跳，这让冯白驹倒吸了口凉气。他认出了这人就是金大胆，他死了！先前听到的尖叫声应该就是从金大胆的嘴里发出来的。他一定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可是一个惯于夜盗的独行老贼被吓破了胆，命丧黄泉，事情就非同小可了。他想起了小姐离奇的闺房和那凄厉的叫声，难道这小楼里真的闹鬼了？

冯白驹将金大胆僵硬的身体放倒，在房间里寻找细微的可疑之处。就在他观察和寻找时，眼角突然闪出了一道金灿灿的光亮来，定神再看，又什么都没有了。冯白驹把目光落定在发出光亮的那面墙上，朦胧中看出那里挂着一幅画，画布上的景致看不清楚，在这样的昏暗下，即便走到画框前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冯白驹想起了聋哑看门人和马灯，他走回到门口，摸索着拾起了掉在地上已经熄灭的马灯，他想喊看门人进来，又想他可能听不到，便走了出去。在楼梯口，他看到倚在墙上的驼背看门人正慢慢地滑下身去，靠着墙坐到了地上。

冯白驹又一惊，喊道：“喂——，你怎么啦！”

看门人的头垂了下来，一声也不哼。冯白驹连忙从看门人的口袋里摸出火柴，点亮了马灯。他一手举着马灯，一手抬起看门人垂下的下巴。马灯映照下，只见驼背看门人由于紧张和恐惧，脸都变了形，两眼上翻，口吐白沫，已经昏死过去，好在他的体温正常，心脏还在跳动。

冯白驹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救活这个驼背看门人，其他事情放一放，小楼里不能再死人了。

埠头区炮队街上的红屋顶小楼里闹鬼，吓死入室盗贼的事儿不脛而走，很快就传遍了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大街小巷议论纷纷，人们压低了声音，有声有色地传播着这一令人惊悚的消息：小楼主人的女儿，一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突然暴病而死，临终时疾呼“红颜薄命，天理不公”，气虽断却目不合。小姐的父母经商致富，买下了这幢远走美洲的犹太人住宅，本想一家人从此过上富足安神的生活，却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们痛不欲生，心灰意冷，不忍在这小楼里继续住下，远走他乡，只留下一个又聋又哑的驼背老仆人看门。小楼近乎成了空宅，但他们的女儿，那位夭折的千金小姐却因死得委屈，一直阴魂不散，她百般哀怨，不肯放弃这人间的荣华富贵。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在小楼里游荡。那夜入室行窃的盗贼，想拿走小姐生前的衣物，却被突然出现的小姐拦住索要，那

本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洋大盗，却也经受不了这恐怖的场面，竟被小姐的举动活活吓死！故事传得绘声绘色，话说得有鼻子有眼，越说越神，越传越广，由不得人不信。

消息传开后，市民人心惶惶，昼夜不安，女人晚间不敢出门，孩子不敢独自上床，就是堂堂男子汉，路过小楼时也怯了三分。小偷入室盗窃，只不过惊扰了一些富裕人家；鬼魂游荡，吓死人，却让更多的人不安。瞧着吧，自从日本人占了东北，扶植了一个“满洲国”，年头不济，兵荒马乱，邪事就多，保不准又有什么大灾大难在后头等着呢。

那幢小洋楼一时成了市民瞩目的中心。白天人们路过这里，总会停下脚步，远远地望上几眼，更有人按捺不住好奇，特地从别处赶来，想探个究竟。但到了晚上，远处的犹太教堂和近处的清真寺晚钟响过，整条街就会空寂下来，连走路的行人都会避开绕行。附近的居民也都早早关门睡觉，好像小楼里的厉鬼会跑出来，扑到谁身上，致人死命似的。

只有一个人对这座小楼另眼相看，那就是警尉冯白驹。这位日本警官学校毕业的年轻警官，因为侦破过几个棘手的案子，已在哈尔滨警界小有名气。日本人操持的“满洲建国”不过是场掩人耳目的闹剧，对此冯白驹心知肚明，但他已经陷入其中，身心难拔了。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破获杀人越货、偷盗强抢的刑事案件上，努力尽着一个地方治安官的本分。

那天晚上，冯白驹亲历了金大胆入室盗窃不明死亡的事件，他勘验尸体后断定，既无外伤又无内伤的金大胆显然是受惊吓致死的。但这种蹊跷的死亡实属罕见。冯白驹不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金大胆的死一定另有原因，他有责任查出金大胆的死亡真相，找出那个“鬼”究竟在哪儿？但驼背看门人的突然昏死打乱了他的下一步行动。正当他为救人而有些无措时，街上传来了摩托车和警备车飞驰而来的声音，很快，日本宪兵就冲进了小楼。在这个“满洲国”里，当家的是日本人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一件刑事案惊动了宪兵队，还是让冯白驹感到意外。当那位身材适中，目光犀利的宪兵队长关根走进小楼时，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已经冲上了二楼。

关根立即下令封锁了现场，并命令武装宪兵将小楼包围起来。

当冯白驹准备再次上楼时，被一个高个子，短平头，穿着宪兵队军便服的中年人拦住了。

这个人叫董秋山，是一个神秘人物，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他是宪兵队里唯一的中国情报官，深得关根大佐信任，很多场合，董秋山都不离大佐左右。这个董秋山此时就挡在冯白驹的面前，面带笑容却语态坚定，他说：“对不起冯警尉，你不必上楼了。”

冯白驹愣了一下，却没有退步，冯白驹说：“这是刑事警察办的案子，我还在工作中，怎么就不能上楼了？”

董秋山说：“这里没有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这里已经被宪兵队接管，你可以交差了。”

冯白驹原本就不喜欢这个狐假虎威的家伙，见他如此嚣张，心里也冒出了火气，说道：“这个人我跟踪了很久，今天又出了命案，我不能无缘无故地退出。”

董秋山说：“这我不管，我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

冯白驹说：“你总得给我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

董秋山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警尉会如此固执，他上下打量着冯白驹，口气中带上了不满：“你身为警官，竟然能让自己跟踪的小毛贼莫名其妙地死在眼前，这已经是严重失职了，等着回你们警察厅写检讨吧，你向谁要理由呢？”

冯白驹争辩说：“就因为这个人死得蹊跷，我才有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董秋山说：“冯先生，这里阴气太重，活人都能被吓死，你就不怕沾上这小楼的鬼气吗？”

冯白驹说：“这正是我要破解的疑团，董先生相信这小楼里有鬼吗？”

董秋山说：“这鬼不鬼的暂且不说，我要告诉你的是，这里的事情不用你管了。”

冯白驹不服，他说：“董先生，你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吧？是谁给了你

这么大的权力？”

两人僵持中，宪兵队长关根大佐走了过来，他刚刚目送宪兵将被吓得昏死过去的看门人抬上了警备车。关根显然更能理解这位满洲警官的心情，他没有责怪年轻的警尉，而是脸上堆起笑容，拍着冯白驹的肩头说：“冯警尉不愧是一个忠于职守、办事干练的警官，今晚的事件让你受惊了。”

冯白驹说：“身为警察，我只是尽职而已。这个叫金东盛的案犯是我侦缉的对象，如今他死了，我需要勘查现场，调查死因，也好向上司有个交待。”

没等关根做出反应，董秋山已经抢过话头，他有些急切地对关根说：“大佐阁下，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接手了这个案子，我会很快弄清真相，向您报告的。”

董秋山的表演让冯白驹更加反感，他没有示弱，跟着说：“大佐阁下，这种鸡鸣狗盗的刑事案件，本来就属于警察厅管辖，何必有劳宪兵队呢？”

就在三个人说话的时候，楼梯那边又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两名日本宪兵从楼上抬下一副担架，担架上盖了白布单，冯白驹猜想那应该是金大胆的尸体，他下意识地向着担架走去，却再一次被董秋山拦住。

董秋山说：“冯先生，请你不要莽撞，你顶撞我可以，不过我提醒你，这可是大佐阁下的意思。”

董秋山说完，把目光转向关根，期待着关根能教训一下这个不识时务的满洲警察。出乎意料的是，关根的脸上在闪过一丝犹豫后又堆上了笑容，他并没站在董秋山一边，而是摆摆手，说：“不要阻止冯警官，冯警官是一位毕业于日本警官学校的刑侦专家，我很想听听冯警官的意见。”

冯白驹推开了表情讪讪的董秋山，走到担架前，他掀开白布单——金大胆已经不是事发时的表情，圆睁着的眼睛合上了，因抽搐而变形的脸部肌肉也已经复位，不再那样恐惧。这具尸体显然被人动过了。

关根和董秋山也走到担架前，望着金大胆的脸，关根问：“对于今天夜里发生的事件，二位有什么见解？”

冯白驹说：“我对尸体进行过初步检验，死者并没有外伤，也没有因外力致死的痕迹，但据我所知，金大胆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夜盗贼，久混江湖，我不相信他会因恐惧而死。很显然，他遇到了意外情况。”

董秋山不屑地说：“他能遇到什么意外情况？这空荡荡的小楼只有一个又聋又哑又驼背的看门人，谁能要他的命？除非遇到厉鬼，被活活吓死。”

冯白驹立刻反驳说：“没想到董先生作为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会如此迷信鬼神。”

对于冯白驹的尖刻，董秋山并没有恼火，他拿出前辈的架势，开始教导冯白驹，“冯先生年轻气盛，可惜知道得太少了，这座小楼早就有关于鬼的传闻。小楼主人大兴土木，力求百年伟业，可惜他运气不佳，在施工过程中就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夜里常常听到女人的哭声，早上起来会发现工具不翼而飞，工人们在工地上起灶做饭，半夜里锅碗瓢盆乱响。没等小楼竣工，许多工人就惊恐离去。小楼的主人，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在哈尔滨闹瘟疫的那年，害怕小楼会变成葬送自己的坟墓，匆匆卖掉房子逃到美洲大陆去了。”

董秋山见冯白驹听得认真，脸上就有了得意，他说：“年轻人，这个世界很大，牛鬼蛇神，无奇不有，别一条道跑到黑呀。”

其实冯白驹对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并不感兴趣，他疑惑的是这位情报官员对小楼事件的态度，他怀疑这小楼的真正秘密就藏在这位神秘的情报官员的脑袋里。这让他生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身边这位宪兵队长是什么态度，好奇心让他很想听听关根大佐会说些什么。

但没等关根讲话，楼梯上又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接着，宪兵小队长松尾走下楼来，径直走到了关根面前报告：“大佐阁下，现场已经搜查完毕。”

“有什么收获？”

“现场没有发现人为作案的迹象，死者死得很蹊跷，应该是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猝死的。”



关根听完松尾的报告，突然发起火来，他板起面孔说：“怎么会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能说明你们无能！”

松尾小队长再次立正回应：“是……不过阁下请允许我说明，这座小楼本来就是一个传闻很多，乱象丛生的地方，是懦弱的支那人的产物。”

“混蛋！不要当着我们的满洲朋友胡说。”

“是。”

宪兵们退下后，关根也凝重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奇怪，这空空荡荡的小楼里真的出鬼了？”

董秋山忙凑上前去说：“阁下，鬼神这种事情谁也说不清，按通常道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关根问：“你是什么意思？”

董秋山说：“把这座小楼封锁起来，不许外人进入，这样就是有鬼也害不了人了。”